

臞

軒

集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別集類三 宋

臞軒集十六卷

臣等謹案臞軒集十六卷宋王邁撰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試學士院改通判漳州應詔直言為臺官所劾削二秩淳祐中知邵武軍予祠卒贈司農少卿事蹟具宋史本傳然考周

密癸辛雜識有載邁為正字時事而本傳不言其為此官則史文亦有所缺畧也邁所著文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惟明錢溥秘閣書目載有臞軒集七冊王圻續文獻通考亦有臞軒集二十卷是明代尚有傳本今世所存祇臞軒四六一卷皆駁齋駢偶之作蓋即從集中抄出別行偶然獨存者也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兼採他書所引附益之共得文一百七

十一首詩四百四十三首詩餘五首釐為一
十六卷計其篇目約畧得十之七八矣邁少
負才名而史尤稱其練達世務蓋非徒欲以
詞藻見長者考其初以殿試第四人出佐長
沙幕劉克莊作詩送之有策好人爭誦名高
士責全之句見於後村集中是當對策時已
有伉直之目厥後歷官所上封事類多區別
邪正剖晰時弊之言如諫喬行簡再相及裡

祀雷雨應詔諸篇敷陳皆極剴切其於濟王
竑事反覆規勸更見拳拳忠愛之心癸辛雜
識稱邁因輪對追論史彌遠擅權詞氣過懶
帝以狂生目之邁後歸里遂自稱勅賜狂生
其事為本傳所未載亦足以見其氣節今集
中諸疏並存尚可考見一二集中詩文亦多
昌明俊偉類其為人讀者因其言而論其行
固不徒取文辭之工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聖朝集卷一

宋 王邁 撰

奏疏

丁丑廷對策

臣對臣聞治道無窮本之聖經則愈求而愈有聖學不
怠施之聖治則愈久而愈新蓋聖經非小用皆所以示
萬世帝王出治之規聖學非其文必有以得隆古帝王
求治之實終身求治於學無得是之謂不知本究心於

學而不及見之設施是之謂不知用必其學日進於一日而其治日新於一日然後可以無負於聖經也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圖維政治之久更閱義理之多日御經筵講學不輟咨訪儒臣切問有加茲復延見四方章布之士賜之清問俾之窮聖經之奧明人道之務竟其條貫以為對臣誠不佞竊謂陛下前此凡五策士矣皆未嘗援經以為問今茲之策其諸有見於治道之真不可以無所本歟以陛下聖學高明而猶屈已延問如此其

切臣有以窺陛下平日之學不徒求之章句必欲見之
政治今日之間不徒責之以空言必欲因言以求用矣
臣一介淺學生長明時固嘗涉聖經之涯涘而未究其
淵源何足以稱塞聖問然嘗聞其略矣請先以歷代帝
王之所以學者為陛下誦言之而後條陳聖策之所及
者可乎臣聞五帝有心學三王有家學漢唐之君有諸
儒講說之學循漢唐講說之名而得帝王心傳家傳之
實者其惟祖宗盛時乎夫有五帝之學則有五帝之治

有三王之學則有三王之治學止於諸儒之講說故其治亦止於漢唐而祖宗之治所以高跨帝王俯視秦漢者以其有經筵講說之勤而兼有得於心學家學之懿也昔者文籍未生典謨未作所學者何書廣成君疇之徒無所規尋其聲光所與從學者何人但見夫危微精一文字不立都俞吁咈訓說不形信乎為五帝之心學也商之高宗自監于先王成憲之外無餘學周之成王自率由舊章之外無餘學彼其故家文獻有所謂聖謨

之彰方冊之布者皆其平日之所服習而力行信乎其
為三王之家學也更漢歷唐好學之君前後相望講學
之臣代不乏人然而心學無本家學無傳則亦徒自嘆
於言語文字而已矣故刺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
黃老清淨之習得以汨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
詔諸儒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霸刑名之術有
以錮之故宣帝之治見刑而不見德以銳情經術之君
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逸為圖之世而改為山水以

自逸則雖石渠白虎之閣宏文集賢之置祇見其地之為文具耳雖廣廈細旃之講前師後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為具員耳學無得於心傳家傳之妙而僅止於講說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恭惟祖宗列聖相承以正心誠意為學之本原以尊守家法為學之綱領以儒臣講讀為朋友切磋之益以宮庭隱奧為暗室不欺之地故觀舜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講泰卦而知君臣相通之情得九經之旨於記之中庸悟九族之親於詩

之角弓所以貽謀燕翼者此學而所以纂承紹述者亦此學所以為百聖繼絕統者此學而所以為生靈開太平者亦此學是以宏模懿範醸政美化輝奕帝王之上有非漢唐中主之所敢望者豈非祖宗之學得之於心傳家傳之妙而不止於漢唐講說之故事歟今陛下之學祖宗之學也而陛下之治猶有愧於祖宗之治是誠天下之所共疑此臣未敢以今日聖學之新為陛下喜而必以他日聖治之新為陛下望也臣謹昧死上愚對

臣伏讀聖策曰朕以寡昧獲承祖宗之緒宵衣旰食臨政願治二紀于茲固嘗延進多士冀聞讜言未嘗不虛己以聽志勤道遠每懷惕若臣有以見陛下思致理之惟艱而知求言之有益也臣聞人主之德與天同運不可無剛健不息之誠人主之治與日俱新不可無奮發必為之志陛下願治之心不為不切而竟未有以副陛下之願者意者新天下之機在陛下未知所以運乎有復夏配天之志則雖一成之旅可以新一夏於紀綱既

亂之餘有內脩外攘之心則雖十乘之戎可以新一周
於小雅盡廢之後烏有堂堂天下而不思所以作而新
之者乎迺者恭聞經筵講讀聖意有悟於仁明英武之
旨而曰武乃斷決之謂陛下之所謂斷決即臣之所謂
作新者也而臣之至愚極陋猶必以日新之治為陛下
勉者非欲陛下一切更張以激天下之多事非欲陛下
專意慧察以搖天下之大本也亦惟願陛下先明朝廷
之意向先定士大夫之議論而已矣蓋朝廷之意向不

明不足以新天下之精神士大夫之議論不一不足以
新天下之耳自此臣之所甚憂也朝廷之意向天下之
所趨也今朝廷之意不達於士夫士夫之意不白於天
下使其意果在於堅定歟則當以謝安王導鎮撫江左
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為安靜之謀使其意專在於振作
歟則當以勾踐種蠡奮發復讎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為
興復之計夫何狃於畏事者不量時勢之逆順而有懲
創太過之心喜於生事者不揣根本之強弱而有輕舉

直前之快無心於國固安於廢放而不屑為一有志焉
又茫然不知上意之所向而無以為用力之地此意向
不明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士大夫之議論國是
之所從出也今上之揆謀獻策則謂莫若謹守格法與
天下相安於尺度之中下之游談聚議則謂莫若削破
繩墨與天下相從於邊幅之外尚儒術者緩不及事主
吏議者輕而寡謀持刑者曰吾知有國憲爾雖微損忠
厚之意庸何傷征利者曰吾知有國計爾雖小戾仁義